

老家在运城

谷淑娟

在国外过了个春节回来，老家运城已是阳春三月，春意盎然、百花盛开。

老家运城，属晋南，古称河东，是农耕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。春有百花夏有叶，秋有凉风冬有雪，四季分明，最适合人类居住。这里人杰地灵，英才辈出，武有武圣关云长、大将薛仁贵，文有思想家荀子、纵横家张仪、隋末大儒王通及其孙王勃、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、史学家兼文学家司马光，还有曾经出过59个宰相的裴氏家族。近现代名人也有不少，可谓灿若星辰，熠熠生辉。

人文历史璀璨，自然环境亦醉人。初春时节最早开的是迎春花，金灿灿的花朵给休眠了一个冬季的大地带来一抹亮丽的明黄，接下来是桃花红杏花白的姹紫嫣红，金黄色的油菜花在绿油油的麦田间格外醒目，先花后叶的粉色榆叶梅，一簇簇的花朵在春风里开满枝头。“二月春风似剪刀”，随风摇曳的柳枝，像婀娜多姿、风情万种的少女。空气中飘过的清香，是洋槐花的味道，这种原产于北美洲的木本植物在老家已经成为宅前屋后的常见树种。香气四溢的时节也是采摘季节，洋槐花可以做饺子馅、摊煎饼，还是拌面菜最好的食材。

说起春天的美食，老家有不少。一月茵陈二月蒿，是药食两用的食材，有清热解毒利胆的功效。秋季种的油菜经过冬眠，是春天最好的味道；地里的牧草苜蓿，春季里也有别样味道。嫩绿色的银杏树叶，是全球唯一一种扇形叶面的大型木本植物，春天时把叶片采摘下来泡水喝，有降低胆固醇的作用。

老家小区里的湖中有很多野鸭，还有身披白色羽毛、身材修长的白鹭，在湖中的柳树丛中安了家，偶尔也站在湖边摆个造型，可以近距离观察拍照。清晨，沿着湖边的林荫小路散步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清香，听着喜鹊在头顶上叽叽喳喳和远处斑鸠鸟咕咕的叫声，最是惬意。

老家运城有个盐湖，古称解池或河东盐池。盐湖附近，有远古时期黄帝大战蚩尤的古战场，至今还有蚩尤村和虞坂古盐道等地名。现在的盐湖已经不再进行工业生产开采，而是作为生态湿地、旅游景点被保护。每年冬季来临，从遥远的西伯利亚飞来的大天鹅会来这里过冬，还有几只稀有的不知从哪里飞来的火烈鸟，每年也是如期而至，引来拍鸟爱好者“长枪短炮”地拍照。

老家运城还有世界上最大的关庙——解州关帝祖庙，乃武庙之祖。有“天下黄河第一楼”之称的鹳雀楼，是

始建于北周时期的重要军事瞭望要塞，可以观察黄河对面的军事行动和北齐的兵力布局，因王之涣的《登鹳雀楼》而闻名世界，现存建筑是20世纪末重建的仿唐建筑。对面不远处，还有出土的4尊黄河大铁牛和牵牛铁人，体量、重量均属唐代铸造工艺的巅峰之作。

不远处的普救寺内，莺莺塔独具奇特回音效应，是中国四大回音建筑之一。这里也是中国红娘文化的发源地、古典名剧《西厢记》故事的发生地。

老家运城还有位于万荣县的李家大院，是以贩卖棉花布匹起家、以善为本、富甲一方的李家旧宅。早在民国时，李家就送子弟远赴英国留学深造，并娶回英国女子为妻。近代，李氏家族捐物赈灾、救济难民，以“善文化”著称。万荣县的飞云楼，是中国古建筑的精品，只有斗拱和榫卯结构，不用一钉，飞檐翘角，与应县木塔一南一北遥相呼应。老家运城临猗县临晋镇有全国为数不多的元代县衙、新绛县则有州衙……林林总总，不一而足。

在老家时，没有多留意过家乡的亮点——历史名人、自然环境、国保古建，从远方回来，再看运城，感觉它是那样的不平常，那样的让人依恋、惦念和热爱。

真情

李荷

清晨的空气裹着微微的湿润，凉丝丝地拂过肌肤，晨练的人唤醒了航天公园。

槐香广场位于公园中心，居于喷泉之南、小桥之西，里面种了两排笔直高挺的槐树。每年春天，边上的迎春花、连翘、桃花、樱花陆续开过，槐树才慢慢悠悠发芽、长叶、开花。一待槐花盛放，如雪似玉，垂得满满当当，犹如一串串风铃。清风掠过，甜甜的槐香就在空气中漫开，清清的、淡淡的，似有若无，“槐香广场”可谓名副其实。

于我而言，这广场不只是晨练的去处，更是安放身心的净土、治愈岁月的渡口。每到暮春，槐花如雪，香气漫过树梢、漫过人群，也漫过我那段从病痛中慢慢站起来的时光。

三年前，一场重病突如其来，劫后余生的我身形消瘦、缄言疲惫，对周遭的一切都提不起力气，只觉得前路茫茫。便是在这样的日子里，我偶然走进航天公园，碰巧来到了槐香广场，遇见了晨曦舞队。起初，我连走完一圈都吃力，更别说跟着做操，只能远远站在队伍后面，胡乱比划几下。

可心底总有一份执念，牵引着我日日奔赴此地，从只能做几个动作，到慢慢跟上节奏，从能跳完一两节，到可以完整跳完整套操。一年后，也是在槐花飘香的季节，我跟着姐妹们蹦蹦跳跳全身心地融入一套舞蹈了，一点点找回力气，找回呼吸，找回对生活的知觉。这片广场，没有惊天动地的力量，却用日复一日的晨光、音乐与花香，悄悄托住了摇摇欲坠的我。

这片广场是我心里的家，舞队的姐妹们是我的亲人。有一回，我跟随音乐，投入地在前进中舒展着双臂，明显感觉体力不支了，但还想要突破一下自己，不由自主跟着用力，弯腰、转身……眼前一黑，身子一软，便跌坐在地上。身边一位大姐急忙扶住我，将我搀到阴凉处，又细心地联系了我的家人。那一刻，我感受到的不只是搀扶，更是人间最朴素、最温暖的善意。

我们一起买菜逛早市，一起研究做菜，一起学太极拳。每年槐花盛开，我们相约挖野菜、做拌面菜，谁家做了好吃的，也会互相捎带一份。冬天，我们还会约着一起去盐池看天鹅，看火烈鸟。他们与槐香起，唤醒我对生活的热爱，对善良的感知，还有过好每一天的勇气。

又是一年槐花香。清晨的阳光从身后洒来，空气清冽，音乐响起，我站在熟悉的地方，随风起舞，只觉暖流漫入心底，踏实、安稳、充满力量。

心语

汾岸春晴（外一首）

郑科

尧梦公园春望

长天如洗映晴峦，碧水涵光浸远滩。
岸柳初舒新绿软，高楼倒影入清澜。
风轻不扰波心静，意远偏随云影宽。
且趁晴光无限好，人间岁岁得清欢。

尧梦湖光映晓天，高楼栉比入晴烟。
柳丝初绿摇风软，桃萼微红点岸妍。
新叶凝红含朝气，清波漾影载流年。
人间自有清欢处，不负春光趁少年。

往事

歧俊红

刷短视频时，一段“文话临猗”的视频，勾起我半个世纪的记忆。屏幕跳跃着具有年代感的照片，熟悉的麦浪、静默的土坯房、风中轻摇的枣枝，瞬间把我拽回那个飘着枣花香的晋南故乡。

那时，村里各生产队都设有知青点。我们一队的知青点就挨着村北的枣园，一排没有院门的土坯房，一到夏季，满院都飘着淡淡的枣香味，是我和发小的“秘密乐园”。黄昏炊烟四起，知青院里满是欢笑——女知青围着灶台而立，被灶膛窜出的青烟熏得眯眼咳嗽，依旧说笑打趣；男知青劳作归来，打水闲谈，爽朗的吆喝声回荡在枣树林间。我和几个发小像小尾巴似的站在知青点门口，就爱听他们讲城里的汽车、会唱歌的收音机；喜欢被他们逗得满脸通红，更盼着能分到一块从城里来的水果糖，那甜香能回味许久。

我们队有8个知青，其中静柔的樊晓朋老师让我记忆最深。她个子不高，皮肤白皙，戴着一副近视眼镜，说话轻、笑也轻、走路也轻。她总喜欢蹲下，用指尖轻刮我的鼻子，从口袋里摸出包得

那颗糖甜在记忆里

方正的水果糖，看着我小心翼翼剥开，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。

那个飘着碎雪的下午，樊老师突发高烧，被同伴搀扶着走进我家。我太姥爷是乡里有名的土医生，精通针灸、草药。太姥爷为她诊治熬药后，说道：“知青点房间夜里冷，就让她跟我重孙女挤一挤，也好照看。”那天晚上，我躺在炕角，盯着樊老师烧得通红的脸，心里像揣了只小兔子。半夜，见她轻咳了一声，我连忙起身倒水。太姥爷听见动静，看了情况，让太姥姥抱来一床厚棉，轻盖在她身上，棉絮里还带着阳光的味道。

第二天一早，樊老师的烧退了。她坐在炕沿上，喝着太姥姥熬的小米粥，眼眶红红的，嘴里“谢谢”两字翻来覆去。得知我将要上幼儿园，她便拿着炕边的柴火棍，在泥地上一笔一画教我拼音。她的声音像春风拂过枣花，我不由自主地跟着读，太姥姥灶间烧火的工夫，便学会了好几个读音。她摸着我的头，夸赞我记性好，将来肯定喜欢读书。

自那以后，我日日攥着小本往枣树园跑。樊老师坐在土坯房的门槛上，耐心教我读音、认字，枣叶随风落在她的发梢，也落在我的本子上。入园时，我

已经能认全所有拼音，还会写自己的名字，常常带领同学朗读。我知道，这标准的音节里有枣花落下的节奏，更有樊老师把整个春天揉进我掌心的耐心。

1978年春，知青陆续返城。送行那日，村口老枣树下站满依依不舍的人。樊老师紧紧抱住我，将一个用蓝花手帕裹的小本子，塞进我手心。翻开扉页，是她清秀的字迹：拼音、汉字、笔顺口诀，末尾画着一棵枣树苗，旁边写着：“给爱读书的小枣芽。”拖拉机缓缓驶离，她挥手作别，我紧握本子，泪水浸湿纸页。

后来，我再未见过樊老师。而今刷到老知青重返临猗的视频，他们站在坍塌半截的土坯房前，细数睡过的炕位、用过的水缸与晒干的红枣。我忽然怔住——原来有些名字，从不会被岁月抹去；有些光，纵隔半个世纪，依然温热如初。那飘着枣花香的知青点、那教我学拼音认字的姑娘、那块糖纸包着的甜，早已长成我生命里最坚韧的根须。

隔着半个世纪的晨霜暮雪，我在暮色里将祝福折成纸船：愿我的启蒙老师，眉间永驻枣花绽放的温柔，掌心常握岁月馈赠的甜霜。愿她的生活就像当年的那颗水果糖一样，甜美无比！

童真

景心培

有时，泪从心里慢慢流出，却也会浇灌出坚韧的花，流泪是成长的一种味道。

三年级那年，我尝过孤独的滋味。有个同学A在背后议论我，另一个同学B跟风附和。下课铃响后，我鼓起勇气找她们沟通，换来的却是一种若无其事的冷漠。回到座位时，B斜睨着我：“我要把你的事发到群里，让大家看看！”这句话像一柄冰冷的剑，刺痛了我的心。回到家，我躲在房间里大哭，眼泪从脸颊滚落，视线模糊成一片。我心里一遍遍问自己：“忍，还是不忍？”可当泪水擦

成长的味道

干的那一刻，我告诉自己，不必因他人的误会否定自己。这次遭遇，让我学会了直面误解。

还有一次，好不容易盼到出门玩耍，却被一个陌生人拦住问我上几年级。“四年级。”我刚说完，对方就笑出了声：“怪不得这么矮！”那夸张的笑声，像针一样扎进我心里。我的眼眶瞬间红了，泪水在里面打转。我僵硬地走回家，耳边总回荡着那声笑，分不清是幻觉还是真实。眼泪终究还是落了下来，温热的，像温水淌过脸颊，可心却在泪水的冲刷下慢慢清醒——他人的评价只是浮云，真正的价值从不外界定义。

清冷的客厅里，大灯没开，只有淡

淡的月光落在作业本上。爸爸妈妈的批评像雨点般砸来，我的手止不住地颤抖，眼泪一滴一滴掉在本子上，连空气都仿佛凝固了。紧张的空气让我喘不过气来，他们的数落还在继续，我只能埋头写作业。没人知道，那透明的泪水，早已把本子上歪歪扭扭的字迹，晕成了一朵朵黑色的花；更没人知道，这些带着温度的泪，让我读懂了批评里的期许，学会了在反思中成长。

眼泪从不是从眼里、手里或是身体里流出来的，它是从心里缓缓渗出的，却也在每一次流淌后，让心变得更坚韧、更明亮……而我就在一次次流泪中，变得坚强、淡定、睿智，一点点长大。

本版责编 薛丽娟

美编 荆星子 校对 杨颖琦

E-mail: ycwbbwh@126.com